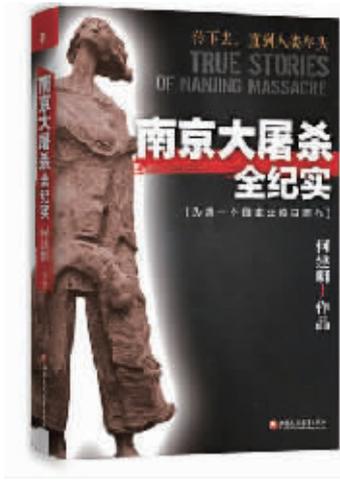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》 全景式展示南京大屠杀



2014年12月13日,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,近日出版的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》一书,为公祭日献礼,将在现场展出。

作者何建明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近60万字的著作,以详尽的事实和一手资料以及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震撼着读者,以犀利的拷问促使今天的读者深刻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。

填补 77 年的空白

“我的内心非常清晰:只要没有人写它、没有人把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好,我就必须去写。”何建明表示:“中国现在暴露出的许多复杂问题,包括国民素质的低劣、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,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真实的历史写下来或者写好。”

提及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》创作的始因,何建明称:“我是无意间被‘拉到’南京大屠杀事件上的。”今年年初,正在南京进行另一项采访工作的何建明,偶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,一见面,朱成山极其急切地期待他写一写“南京大屠杀”。“没人写过?”何建明就根本不信这么个重要的题材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写过。

“没有。即使有一些人写过,但都不全面。”朱馆长肯定地说。“如此重大事件没人全面地写过,那是绝对不行的。”何建明立即更换了创作任务,全力进入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》的采访、准备、写作中。

被害者与施害者的视角并存

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数量屈指可数,有徐志耕、张纯如的《南京大屠杀》,哈金的《南京安魂曲》,拉贝的《拉贝日记》,被问及与这些作品相比,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》有何不同时,何建明回答记者说:“我更多关注它的全面性和客观性,还有对事件本身的分析性。所谓全面性,就不能站在‘被害者’一个方面的视觉去看待和处理情节及内容,而我既写了‘被害者’亲述史,更多的是从日军口中及‘第三者’的眼里、嘴里说出的及经历的‘南京大屠杀’。”

除了涉及大量详实史料,包括大量死难者亲友的控诉“呈文”,多篇日军当事人的“阵中日记”文稿,当年留在南京城内的外籍人士的报告,日本、国际社会上留存的一些新闻报道资料,何建明更是多角度地记录了此次历史事件,改变并突破了以往同类作品视角的单一性和局限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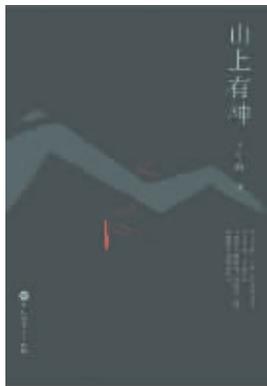
国家公祭日来得太迟了

2014年12月13日,被设立为首个国家公祭日,在铭记这段历史的道路上政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,谈及此,何建明认为国民意识的培养还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。“国家公祭日来得太迟了,就像一群开始成长着的孩子一样,人家早已学会了十八般武艺,而我们才刚刚伸伸腿、打打拳而已。”

国民意识、民族信仰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,是在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与影响中完成的。正如何建明先生所说:“国民意识的培养是需要永远、永远地不停息与不间断的。我们过去没有这种公祭的习惯,以后就不能再对惨痛历史犯遗忘症。对历史惨痛教训的遗忘和健忘,以及轻视和忽略,都是更大失败的开始。”

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。作为为首个国家公祭日的献礼,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》较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品而言担负着更为艰巨的社会责任:铭记国耻,让历史的伤痛与教训一代代传承下去。这是何建明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与信心。
(新浪读书)

《山上有神》讲“寓言式”故事



《山上有神》是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故事,却让人感到一丝丝悲凉。

在东北山沟里一个几乎与世界隔绝的村子里,人们多年来一直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。随着几个走出去的村民的离奇死亡,一个关于山神的传说不胫而走。慑于山神的威力,村民们渐渐放弃了出走的念头。新任村长不相信山神的传说,希望带着村民走出村子,走向发家致富之路。

致富后的村庄有了一台彩色电视,带领全村致富的姚贵决定把自己每天的视察活动拍成录像,在闭路电视播放,大家每天晚上打开电视只能看村长。为了不让村民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,村长

开始极力阻止修路、办厂、村民离开村庄,山神的故事也再次传播:在山上有一个两丈多高的山鬼,浑身黑色,专吃人心,只要见人逃出去,它用手一指,就能把人心吸走吃掉。

荒诞即现实,现实即荒诞。

作者王小峰曾以嬉笑怒骂的文风见长。但是在《山上有神》这部小说中,作者一改过去的风格,很严肃地讲了一个荒诞却真实的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“寓言式”故事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王小峰,作家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资深主笔,著名博主。出版图书有《不是我点的火》《欧美流行音乐指南》《不许联想》。(新浪读书)

《冰河》余秋雨为自己“洗冤”



余秋雨在文学创作上,被读者熟悉的是散文,被观众熟悉的是戏剧。近日,余秋雨写作生涯首部长篇小说《冰河》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。此书讲述了一个在生命绝境中诞生的爱情传说。余秋雨认为,长河意味理想之河、希望之河,人生之河,代表了一种东方古代意境。“冰河”既是传统的一个符号,把人间喜剧式生命悲喜浓缩地表现出来,同时也吐露了作者阅尽世态人情后内心深处的独白,现实力度同样不同凡响,是余秋雨尘封十五年的一封信心灵小史。

余秋雨在序言中说,出版这部《冰河》,对他本人有“洗冤”的作用。因为社会上有传言,说是他因为“教授”让妻子离开了舞台。余秋雨感到冤枉,称传言忘记了他是“戏剧教授”这个支点。余秋雨透露,马兰离开舞台其实是被动的,“直接原因是婉拒参加一次‘重要的联欢会’。重要,当然是有要人光临,但马兰的理由很简单:‘我只会表演,不会联欢。’九次电话催促,都是同样回答,那就理所当然地被冷冻。她38岁时被迫离开,等于彻底失业,因为外省没有那种剧团。”(新浪读书)

《霜叶红》乡村青年的自我救赎



近日,程歆长篇小说《霜叶红》研讨会在辽宁大连举行。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、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等评论家、学者出席并发言。研讨会由《文学报》主编、评论家陈歆耕主持。

与会专家雷达认为,《霜叶红》这部书所传达的朴实和真实的爱情、友情、亲情等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具有很宝贵的价值,尤其在这个时代给人以深深的思考。作品坦诚、敢于自我剖析,把个人的身世、坎坷和时代的变化水乳交融。能够还原当时的场景,场景逼真。

作者程歆是一位出色的技术专家和成功的企业家,《霜叶红》是他为圆自己少年时代的文学

梦,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这部小说内容真切、情节曲折。主人公夏风身世坎坷,从小就因其富农子弟的身份备受歧视,饱尝生活的艰辛与磨难,聪敏好学的他虽上进有为,却只能沦落在家乡务农。但倔强的性格又让他不甘沉沦,而是坚韧地努力跋涉与前行,最终成就了自己的辉煌,成为一位出色的技术专家和成功的企业家。与此同时,其感情生活也是一波三折。他与少女夏晓娟的恋情青涩、纯真,无奈命运捉弄,却与另一位深爱着他的姑娘高雪梅结合,相伴一生。然而初恋刻骨铭心,双方的情感深处又始终埋藏着难言的苦楚和无尽的惆怅。
(新浪读书)